

# 李逵奪魚

曲 藝



北京宝文堂書店

716.4

79

存

## 內容說明

本書包括兩篇鼓詞、一篇單弦，全是經過整理的傳統段子。『李達奪魚』是寫李達在江州向張順買魚不給錢，二人厮打，後來宋江趕來解勸，二人相認後，言歸於好。『醉打山門』是寫魯智深打死鄉居後，在五台山避禍出家，有一天在山下喝醉，回來將山門及佛像打壞，被方丈打發離開了五台山。『醉打小霸王』是寫魯智深路遇不平，除暴安良的故事。這三篇都取材於『水滸』。

曲藝

李達奪魚

白鳳鳴等整理

\*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北京前門區三里河大街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64號

營業部泰打磨廠158號 電話 (7)2887

電報掛號2887

印刷部三里河大街37號

\*

總書號0157(曲字0034)787×1092 畝 印張全 12,000字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5,000冊 定價七分

目錄

醉打山門（單弦）……………

…王 汝 璽（二）

醉打小霸王（京韻大鼓）……………

…白鳳鳴 修訂（六）

李逵奪魚（京韻大鼓）……………

…白鳳鳴 修訂（二）

# 醉打山門

(單弦)

崑曲「虎囊彈」  
姚惜雲 王 焚 原本  
王 焚 改編  
決 整理

2

(曲頭)英雄魯達好行俠，

除暴安良被緝拿，

五台山改裝削髮，

剃度出家。

心煩悶，怒氣發，

酒後闖禍把山下，

手持禪杖走天涯。

(數唱)魯智深心中煩悶，

唉！懶得把鬍子來刮。

自从俺打死那鄭屠，

避禍在佛門之下。

削髮後披上了袈裟，

素珠在脖子上掛。

哪懂得三皈五戒，

論打拳俺倒是行家。

白晝間不愛把經念，

掌灯後也懶讀佛法。

身子骨弄得精瘦，

光吃素吃得我眼冒金花。

這歲月難捱難熬，

哼！縱然是成活佛也好处不大。

看今日天氣晴朗，

日轉山窪。

走出了惱人的山間，

啊！白雲間峯巒如畫。

(南城調)翠柏蒼松，上边有藤蔓倒

掛，

哈！耳听吱喳吱喳飛來了幾隻烏鴉。

半山腰露出七級宝塔，

寺院的鐘聲啊，叮噹的亂喧嘩。

石樓山不遠，在那雁門山下，

清塵宮，避暑宮隱約露出雲霞。

一座座橫冲霄漢，紅牆金瓦，這正是蓮花攤定法王家。

說什麼披着袈裟，千年坐化，

好教俺悲今弔古心亂如麻。

萬綠叢中，飄擺着酒旗一掛，

噢！這酒……酒……酒，我得去嚐嚐

它。

俺往常在渭州，常把酒館去下，

上山來一年哪，酒肉未曾沾牙。

俺何不走下山去，到前村玩耍，

消消愁散散悶去找酒家。

（南鑼北鼓）魯智深，笑哈哈，

脫袈裟，肩上架，

直奔前村把山下。

進酒館，喊：「酒家！」

快快快，把酒拿。」

酒保一見忙答話：

（羅江怨）「師傅請坐，喝茶喝茶，

提起吃酒，我……我不敢拿，

您來看，方丈有話就在牆上懸掛，

上寫着：『不准把酒肉，賣給佛家。』

您若是開齋破戒，不只是您一人受

罰，

老方丈也把我來罵，我是真害怕。」

（靠山調）「酒保啊，酒保，你這話

說的倒是不假，

那戒酒除葷麼，嘿，可管不了酒家。」

「師傅你哪裏知道，我借的老方丈的

本錢，住的是方丈的房舍，

我要是偷偷賣給你酒吃，叫老方丈知

道了，哎呀，要追回本錢，將我趕

出村外，還要頂香處罰。」

「不管他事，將你罈子裏的酒賣給酒

家，俺多把銀錢与你！

你要是不賣嗎！管叫你作不了這賣酒

的生涯。」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這真是笑

話，

這酒是我自己的，賣與不賣任憑我自

「怎麼噠，你當真的不賣？」「嗯！我不賣。」

「真不知好歹。」魯智深說着話右手抽起了一罈子酒，左手就把酒保胸前的衣裳來抓。

「不客氣啦！」舉起罈子咕嚕咕嚕一飲而尽，

「你賣……不賣……」酒保說：「不賣，不賣。哎，我說你這個和尚怎麼這麼愣啊！伸手就招。」

（雲蘇調）「好！鬆手鬆手。」魯智深鬆了手，回身又抽起來一罈子酒，酒保愣在一旁不敢再說話！心裏說：「好哇！搶酒喝，回頭我稟報方丈來管教他。」

霎時間這罈子酒又被魯智深喝了個乾乾淨淨，

「酒保！多謝施捨功德無量你真是個大菩薩。」

阿彌陀佛……回頭見……」手拿着袈

裟出了酒館，

「哎呀！不好。」一陣头晕眼又花。

「一嗯，俺上山以來未曾把拳打，對對對，倒不如鬆動鬆動解解乏。」

一攢勁縱身來到半山亭下，

揚起手扔掉了那件袈裟。

伸拳踢腿乒乓兵兵把那半山亭打；

半山亭是嘩啦啦啦啦飄瓦飛磚半边塌。

（金錢蓮花落）魯智深在一旁哈哈笑，

抬頭看天色將晚日西斜。

邁開大步晃晃蕩蕩往前走，

哪顧得山道崎嶇路途滑。

不知不覺來到山門下，

見山門緊緊關閉裏面無人把話答。

原來是小沙彌早就看見他在山腰把拳

打，

又听得嘩啦一声亭子半边被打塌。

小沙彌吓得一愣當時可害怕了。（過



門)

「師兄哎！師弟哎！阿彌陀佛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過門)

有的說：「智深這場禍事闖得真叫大。」

有的說：「万不可叫那醉鬼進廟我等快把主意拿。」

這個說：「來來來，咱把山門緊關閉，」

那個說：「对！任憑他喊叫不開山門把話答。」

說話間一齊動手忙把山門緊關閉，一個個躲在門內屏息禁声止不住渾身

顫抖頭皮麻。

「開門哪，開門！」魯智深叫罷多時無人答話。(過門)

「真可惱！」不由得火往上撞怒氣發。(過門)

「不開門洒家要把山門打。」話未完左右開弓敲打門板只听得一陣

响乒啪，

小沙彌听他打門越來越猛害了怕，偷偷地來到門後急忙就把門栓拔，

魯智深一使勁咕碌碌碌門分左右一声响，(過門)

撲通通他跌進門來摔了一個大馬臥。

(過門)

(流水板)魯智深站起身來直奔大殿下，

拾起來門門手中拿。

見神像一边一座高又大，

「噉噉噉，这二將一個哼來一個哈，

你哼的是誰哈的哪個？

爲什麼你面目猙獰張嘴毗牙？

說什麼能給空門來護法？

說什麼能給佛爺來看家？

俺不管你是神來你是鬼，

定叫你泥土一堆不哼不哈。」

一行說舉起門門攪头就打，

頃刻間哼哼哈哈稀里嘩啦。

只打得韋陀丟了降魔杵，只打得四大天王、掉了雨傘、扔了琵琶，十八羅漢、缺手斷腳、东倒西歪、噤哩咕嚕往地下臥。

光噹噹木魚兒鉄磬摔了一地，

噹啷啷香爐蠟阡分了家。

這時候驚動智真老方丈，說：「魯智深你怎麼吃酒行兇打菩薩，

五台山難把你容下，

再留你这清靜寺院要房倒屋塌。」

魯智深深作一揖眼含淚，低頭半晌才把話發：

「師傅啊！想俺去年打死鄭屠，若非相救，哪有今日，

多謝您留俺在此出家。今日事乃是弟子無緣法，

俺已知錯願領處罰。」

方丈說：「下山後可有安身處？」

「也只好芒鞋破鉢、隨緣化齋、四海雲游覓生涯。」

方丈說：我師弟現在东京相國寺，我給你紋銀十兩、修書一封、你到东京去投他。

智深說：「多謝師傅如此牽掛，俺急速收拾行裝把包裹拿。」

說着話離了禪堂、肩扛包裹、手持禪杖把五台山下，到後來他上梁山，除暴安良真是義氣豪俠。

## 醉打小霸王

（京韻大鼓）

白鳳岩 修訂

我表得是那魯智深拳打死鎮關西逃在

五台山当了和尚，



只因他開葷吃酒才醉鬧佛堂，  
被方丈派他到東京相國寺，

這英雄萬般無奈就轉下了山崗。

一路上提包裹挎戒刀肩扛着禪杖，

這才引起了花和尚在桃花莊酒醉鬧洞

房，他裝作美嬌娘拳打小霸王。

魯智深一路上行走心中煩悶，

想起了宋徽宗無道讒臣亂朝綱。

州府縣俱是些貪官污吏，

才逼迫得壯志男兒各據一方。

若不是俺拳打惡霸與百姓除害，

焉能夠經略府提轄將落髮把僧人當。

俺只想打傷人命爲僧避禍，

又誰知老和尚叫俺守戒吃齋念佛燒

香。

哎！好難過不吃肉不喝酒哇，出家真

上了當，

也耽誤了踢腿、打拳、劈刀、刺槍、

俺的這四肢無力身上發僵怎麼會肚

子全放了囊。

這英雄在一路上懶觀春天的景況，  
猛抬頭見紅日西斜就投奔了村莊。

忽忙忙把村莊進，

見幾個小莊客慌裏慌張站立在路旁。

那魯智深走上前去深施一禮，

說：「小僧俺有事相求要借宿在寶

莊。」

衆莊客連連搖頭說：「好一個莽和

尚，

你必是個外鄉人初次到這方。

依我勸你若借宿往別處去，

如若是不听勸難免禍一場。

若碰見山寇，輕者是網上你打一頓再

把你鬆綁，

重一重和尚你小命兒八成要到西方。」

「啊！」魯智深听此言怒冲冲放下包

裏就要開交手仗，

在這時候過來個老莊客是白髮蒼蒼。

「誰呀？」是劉太公走上前就勸住了

衆莊客：

「這僧人既相求留宿又何妨，啊！師傅休要見怪，來來來請到莊上。」

豪傑說：「哼！這還罷了！」就提起行裝。

跟隨了刘太公把莊門進，分賓主獻上茶落坐在草堂。

太公說：「師傅貴上下怎麼称呼？宝刹在何處？」

豪傑說：「俺魯智深出家在五台山今往相國寺奔东京汴梁。」

「請問老丈你貴姓？」

「啊！小老兒刘太公務農爲業敝處桃花莊，

請問師傅吃葷吃素？」

「哦！那到不拘牛羊肉隨使用，燒酒大碗量不妨不妨。」

說話間衆莊客把酒菜擺上，一碗碗牛羊肉做的分外香。

猛英雄一挽双袖也不用人把他讓，

只听得這一陣杯盤匙箸响，他的双手一齊忙，

再看時這一桌酒菜盆碗全都吃光。魯智深吃喝已畢才想起把太公讓：

「喂！老丈你爲何酒也不會吃菜也未曾嘗？」

「啊！」刘太公低头不語双眉緊皺，長吁短嘆淚成行。

魯智深見此光景尋思半晌：

「啊！老丈莫不成你嫌酒家吃的多，你那心裏疼的慌。」

不要緊到明天我与你算清酒錢飯賬，送給你一錠白銀就算把飯錢償。」

刘太公抱拳拱手說：「師傅你錯想啦！

只因爲我那小女今夜晚要招贅夫郎，故而我好心傷。」

这英雄一聞此言哈哈大笑：

「男婚女嫁是理所应当。」

太公說：「唉！這門親事出於勉強，

師傅不知听我訴衷腸。

在桃花山來了一夥強盜，

爲首的有個周通人稱小霸王。

在前幾日小霸王周通來到莊上，

他看見了老漢的女兒品貌無雙。

他強下定禮聘要招贅，我的女兒終日

啼哭要愁斷了腸。」

魯智深一聞此言氣往上撞：

「好山寇！你強佔民女真是罪惡昭

彰，

啊！老丈你不必啼哭且把寬心放，

有洒家在此料也無妨。

你急速把你女兒送往別處去，

來來來待洒家裝作你的姑娘。

今夜晚俺和尙在洞房中與新郎要算清

賬，

你看洒家把新郎抓過來打他個狼狽不

堪不敢再出窩把人傷。

太公俺實对你言講了吧！

俺魯達本是經略府一員提轄將，因除

暴安良打死鄭屠避禍把僧人當。」

太公說：「啊呀！失敬了。」

「哎！不要客氣快把酒擺上，俺酒越

吃的多武藝越高強。」

衆莊客聞說來了拳打死鐘關西的魯

達提轄將，哈！好漢真有名望。

亂紛紛這個斟酒那個端菜不住的一陣

亂忙。

猛英雄真是狼吞虎嚥才算尽了量，

一剎時風捲殘雲把這桌又吃光燒酒喝

了半缸。

「飽了哇！飽了！」站起身左手提包

裏右手拄禪杖，

晃晃蕩蕩走進了洞房嚙通就倒在床。

衆莊客見豪傑進了洞房把憂愁全都

忘，

猛听得在莊門外喧嘩一陣銅鑼响，

哎呀！個個心裏發慌。

「了不得啦！」「山寇來啦！」劉太

公哆哩哆嗦手拄拐杖，

走出莊門來迎接山大王。

見衆嘍兵各持刀槍火把明又亮，

烏錐馬上馱定了小霸王兇猛非常。

到門前翻身下馬抱拳呼：「老丈！

小婿我特爲招贅來入洞房。」

請問丈人新娘在何處？」

「啊！隨我來，你看跨院西屋掛着紅

彩綢那就是洞房。」

「哦……是是……請……哈哈。」

這個倒了霉的小霸王就把洞房進，

「哎！怎麼沒點灯啊？黑咕隆咚可他

娘的不吉祥。」

一行說一行摸摸到了床上，

可不好了！正摸着魯智深他的這個大

肚囊。

哎呀！我相親之時他沒有這樣胖，

却爲何先前是身材窈窕而今像皮缸？

正尋思忽覺着一隻大手撲嗤掐在他頸

嚨，  
嗖！又一拳把周通打倒在地上。

噲！從銷金帳內竄出一個猛和尚，  
趕上前用了個老君跨牛就騎住了小霸

王。

「新郎啊？只因你強佔民女才遇見我

花和尚，

沒別的我給你預備下一個簸箕大的拳

頭叫你嘗一嘗。

我今天打你三拳你若是不嚙，

才算得名符其實堪稱小霸王。」

說着話「嗖！嗖！嗖！這一拳正打在周

通鼻梁上，

哎！又酸又辣又不住的冒血漿。

魯智深叭叭在周通臉上又打了兩掌，

小霸王兩眼發黑心裏直擺忙。

疼的他扯開喉嚨高聲喊嚷：

「嘍兵！嘍兵！快來救大王。」

衆嘍兵忽听在洞房中大王求救，

大家說：「哎！這是什麼禮節呀！怎

麼！一天在洞房之中新娘子打新

咱們瞧瞧去吧！」各持刀槍來到洞房外，

魯智深見嘍兵來救他就鬆開了小霸王。

「噲！」手提禪杖就躡出洞房外，這時候小霸王一癱一點双手捂鼻梁就開腿跑慌忙。

## 李逵奪魚

（京韻大鼓）

白鳳鳴 修訂

我表得是宋江在烏龍院殺了閻氏，問了個充軍發配去到江州關。李万、張千二長解，他解着這位好漢叫黑宋三。白天不過戴着刑具走，趕到夜晚弟兄三人在一处安眠。我有心教他們一里二里的往前走，敢多嗜唱到了熱鬧中間。也無非是走了今日再盼明日，

魯智深說：「呀！你往哪裏走。」嘍兵一同上前就圍住了花和尚，猛英雄手舞禪杖如同虎撲羊。在耳邊又听得啪啪的亂响，衆嘍兵死的死跑的跑帶傷的帶傷。魯智深拳打小霸王与百姓除害，自古的英雄豪傑是剪惡安良。

他走了一天又是一天。这一日正走抬头看，江州城不遠在眼前。遠望城樓高三丈，近瞧縣堞口一般寬。護城河裏鵝鴨鳧，來往不斷打魚的船。車走吊橋轆轤轆的响，馬踢塵土把紅日漫。

他三人懶看城外的景，跟隨了衆人進了關。

老大開言叫：「老二！」

老二回過頭來叫：「老三。嚨！」

哥哥兄弟你們瞧啊，在城外頭來了一個充軍的漢，嚇！

犯人長了一個好五官：

八字眉、丹鳳眼，

胸前飄洒五綵髻。嚨！

說這個人他不像行兇做惡的漢，

爲什麼有罪衣在身上穿？」

我不言衆人齊來談論，

西大街叭啦啦跑來一匹馬，踢起了塵

烟。

你要問馬上來者是哪一個？誰呀？

是神行太保甲馬戴宗來到街前。

戴宗在馬上留神看：啊，

猛然見有一犯二解差到了馬前。

我看這個犯人好面善，

一時想不到我的心間。

想罷多時認得了，哦，

鄆城縣的黑宋三。

甩蹬離鞍下了馬，

走上前深打一躬口尊：「三哥你可安

然？」

三哥！我說您不在咱們山東鄆城縣，

你到了我們江州爲哪般？」

宋江說：「唉！只皆因赤髮鬼小刘唐

就把那封書來下，

我在烏龍院惹禍端，

帶酒殺了個閻氏女，

充軍發配來到了這邊。

並無三親和六故，哎！

仗着我的兄弟你照看咱。」

戴宗說：「噯！既如此咱們先別上衙

門裏去，

找一座酒樓把心談。」

弟兄四人往前走，

眼前來到了天台軒。

戴宗在幌杆之上拴住馬，

騰騰騰他們弟兄上樓去，腕搭欄杆。

上得樓來弟兄們分賓主落下了座，

戴宗有語叫堂倌：「酒家！你給我們蒸上一桌頂高的菜，

燒黃二酒要兩罈。」

跑堂的答应一聲說：「您交給我吧！」

你看他一趟一趟往樓上端。

我不言四位英雄樓上吃酒，

這時節又來了一個好漢站立在酒樓

前。

前。

這個人身高有丈二，

長了個肚大腰又圓，

頭戴一頂馬尾巾的帽，

身披着青衣露着他的肩，

生就的豹頭襯着環眼，

有一部扎蓬鬚鬚飄在胸前，

這個人他姓李名達是個血性漢，

黑旋風是個外号兒旁人把他傳。

黑李達晃晃蕩蕩進了酒館，

手拍着桌子叫堂倌：「酒家！手拍着桌子叫堂倌：「酒家！」

給哥哥打上五罈子酒，

咱李達喝醉了咱們比武打打拳。」

跑堂的走過來：「哎！哎！說，

「黑哥哥，您哪別嚷啦！」

我們樓上邊來了幾位山東的大客官。」

李達說：「怎麼？你們樓上來了山

東的客？」

你看他也顧不得吃酒哇就往樓上搬，

上得樓來留神看，

瞧見了四位英雄坐在那兒划拳。

李達這裏高拱手，

「哎！列位請听言：

你們哪位是山東客？」

宋江回答說：「就是咱。」

李達說：「你們那貴方有我一個朋

友，

但不知道家住在哪邊？」

宋江說：「山東六府地方大，

州、府、縣、道、管的寬，

有名的朋友我知道幾個，



無名的人兒休得來問咱。」  
李逵說：「哎！我可告訴你說，我這

個朋友沒有什麼大名姓，

能蓋住你們山东半边天。

姓宋名江及時雨！」

宋三爺忙回答說：「就是咱。」

李逵聞听宋江到，

趕上前嘆通通双膝跪倒樓上边。

「三哥呀！小弟我盼三哥好比稚苗盼

春雨，

寢食不安懶得眠。

莫非說我的哥哥把我忘記了吧？啊！

我本是黑旋风李逵來到了这边。」

宋三爺聞听忙攙起：

「哎呀！賢弟，來來來坐在一处快划

拳。」

李逵喝酒留神看，

此处酒少菜也殘。

「三哥，你在樓上等一等，

等小弟買幾條活魚回來咱們再划拳。」

李逵他晃晃蕩蕩把樓下，  
踉踉跄跄到街前：

这边瞅，那边看，

不見賣魚的在哪边。

常言道：这街上無魚到市上去買，

市上再無有到江边。

黑李逵出離了江州的南門外，

嚕！有一道長河把路攔，

手打凉棚留神看，

从上梢就听得：「喊上喊，喊上喊喊

喊喊呀喊……」

喝！來了一隻打魚船。

你猜是誰來啦？

誰？來者是浪裏白條名叫張順，

風擺小舟到这边。

李逵在岸上一點手，

「呀！漁家要你所言：

黑哥哥把你的魚來買，

我好到酒樓就酒餐。」

張順船上留神看，

囉！黑大個兒站在江邊。

彷彿是他頭三天把我的魚來買，

直到今兒個沒給錢。

張順說：「有魚，魚是有，我不賣，

黑哥哥吃魚等三天。」

李逵在岸上一躁腳：

「嘿！我怎麼會上不去他的漁船？」

你別瞧李逵是粗中有細，

他貓腰揀起了半頭磚。

他把磚頭包在手巾內，

用手托着青靠衫：

「呀！漁家你往這裏看，

大太爺懷裏是銀子我兜裏是現錢。」

張順上了李逵的當，

你看他：「喊上喊……」拿起篙來就

撐船，

不多時船到了江北岸，

黑李逵嗖——撲！打個箭步上了船。

用手掀起了鎖浮板，

嚇！欸楞楞，欸楞楞許多的鯉魚都在

艙裏邊。

他把大魚穿了十幾尾，

把小魚捧起來給扔在江裏邊：

「小魚呀！你在江中養吧，

養三年並二年一個個長的都夠一斤來

的重，

打上來爺爺我好就酒餐。」

晃裏晃蕩把船下，

張順過來把他攔：

「哎！黑哥哥你哪兒去？

拿我的魚還沒給錢；

要給錢、放你走，

不給錢、打頓拳。」

李逵說：「打了好，打了好，

要講究打鬧鬧着咱。」

張順說：「你提文打是武打？」

李逵說：「你把文打武打對我言。」

張順說：「要講究武打邀朋友，

要講究文打單對單。」

李逵說：「對了。哎！倒不如咱爺倆